

奪命藤蛇棒

上

諸葛飛雲  
著



## 第一章

傍晚时分，半轮杏红色的残阳，斜嵌在翠螺山耸峭的山尖上，胭脂般的落霞，给莽苍苍的崇山峻岭，披上了一件艳丽的纱衣。一团团蓝色的暮霭，从山谷中蒸腾起来，和村寨中袅袅的炊烟、山腰上的几片白云糅和在一起，在逶迤蜿蜒的峰峦涧谷中缓缓飘荡。山脚下的翠螺溪，象一条碧莹莹的宝链儿，从翠螺山顶垂挂下来，闪着粼粼波光，悠悠向东流去。溪水冲击着山石，叮咚作响，如同一个白衣少女，在拨弄着琵琶。溪旁那郁郁葱葱的柳林中，晚归的牧童甩响了清脆的鞭声。这时节，踏着翠螺溪旁铺满了野花的小径，健步走来了一老一少两个人。老人有六十多岁，身材高大，背微驼。他身穿一件青丝葛夹袍，外罩酱紫色兔皮坎肩，夹袍长襟撩起来，掖在腰中扎的蓝绸搭包上，脚着白布袜，蹬着一双千层底牛皮包脸儿俏撇尖双梁酒鞋，手中提着一根黄铜杆旱烟袋，胳膊窝下夹着一柄黑色铁伞。他头上戴着一顶四块瓦卷沿毡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使人很难看清他的面容，只有在他偶尔抬起头来，扫视一下两旁树丛暗影的时候，才见他一张

清瘦苍老的长方脸上，有着一对鹰隼般犀利的锐眼。跟在后面的那个年轻人，大约二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胖瘦适中，上身穿一件湖蓝绸镶银边儿对门襟短褂，敞着怀，露出里面黄丝线绣的双龙戏珠的红布兜肚；下面穿一条豆青色滚裆灯笼裤，脚穿一双鹿皮软底抓地虎快靴，背上斜勒着一个青布包裹。他头上没戴帽子，刚刚剃过的青色头皮上，浸着一层细密的汗珠儿，一条又粗又亮的发辫儿，盘在脖子上；那张赤红色的娃娃脸上，闪着青春的光彩；两道墨染般的长长的剑眉，象两片大雁的翎羽，斜飞两鬓，一对俊俏的大眼，象两颗水浸过的黑玛瑙，骨碌碌地转动着。从二人的穿着打扮上看，那老人象是个常跑江湖的独脚客商，年轻人则象是他的家仆或保镖。

两个人一前一后，行色匆匆，风尘仆仆，看样子已经赶了很长的路程了，但仍然精神抖擞。特别是那个老头儿，虽然一条腿有点儿瘸，步履却极为轻快；走在后面的小伙子，累得汗透胸背，不得不时而小跑几步才能跟得上。

穿过一道柳林，跨过一座小石桥，掌灯时分，二人进了铜锣镇。

铜锣镇座落在翠螺山脚下，有七、八百户人家。一座座低矮的小石屋，象雨后钻出地面的一朵朵小蘑菇，散落在山坳里。镇子形成一个圆圈儿，从远处看，就象一面偌大的铜锣，悬挂在翠螺山下的翠螺溪旁。此刻，残阳已经完全坠落到山峰后面去了，黑黝黝的夜幕垂落下来，天空中跳出几粒银星。铜锣镇内，家家户户，都关门闭户。正是吃晚饭的时候，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，一老一少穿过一条宽阔的麻石大街，来到镇西，只见路北一株古老的大槐树下，有一家小

店，门前用竹竿儿挑起一把灯笼，灯笼上拴着几根红布条，山榆木大门敞开着，门框上吊着一盏八角琉璃井形的灯笼。老头儿和小伙子在门前稍停一下，就迈上青石阶，进了大门，只见门里的紫漆柜台后面，坐着一个六十来岁的驼背老头，胳膊肘拄在柜台上，双手托着两腮，正独自打瞌睡。

小伙子紧走几步，来到柜台前，轻声说道：

“老伯，还有客房么？”

驼背老人大概有点儿耳背，脑袋仍然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。

小伙子用手指一敲柜台，咚地一声，把驼背老人吓醒了，他揉了揉昏花的老眼，看看柜台外边的两位不速之客，这才伸伸懒腰，打了两声哈欠，站起身来问道：“二位老客，住店么？”

小伙子点了点头。

驼背老人摘下挂在墙上的一盏灯笼，说：“随我来吧！”

三人出了柜房，穿过天井，来到后跨院。老头儿仔细打量着小院，只见院子不大，上房五间。东西两侧是厢房，院中有一棵茶壶粗的柿子树，枝头结满了红灯笼似的大柿子。院子里落了一层枯黄的树叶，墙根儿处长着一簇簇野草，看样子，这院里起码有两个月没有打扫过了。小院子里黑古隆冬，只有正房的窗户透出一缕红光，这时，驼背老人对二人抱歉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二位老客，实在抱歉，上房已经被别人包下了，只好委屈您二位住厢房了。”

老头儿点了点头，答道：“没什么，我们有个地方住就行。”

说着话，驼背老人打开了西厢房的锁，一推门，一股呛鼻子的霉味儿扑了出来。三个人进了屋，驼背老人把灯笼挂在墙上，又打来一铜盆洗脸水，说：“二位老客还没打尖儿吧？”

老头儿答道：“没哩。老哥，有什么吃的东西快点儿拿来，我们爷儿俩饿坏了。”

“好，我马上去备饭。”

驼背老人走后，老头儿和小伙子洗了把脸，而后看了看这间厢房。屋中又黑又暗，墙角上挂着蜘蛛网，几只壁虎在黑影中噌噌乱爬，紧靠北山墙搭着一铺土炕，上面铺着一领破烂的芦席，席上摆着两条麻花被窝；屋地角有一张漆皮剥落的旧八仙桌子，桌上落满了铜钱厚的灰尘，炕席和墙缝儿上，布满了花花点点紫黑色的臭虫血，两只半尺多长的灰毛大耗子，正蹲在墙角咯吱咯吱地磨牙，见到有人进屋，它也不害怕，只是瞪着绿莹莹的小眼睛，好奇地看着两位不速之客。

“这屋子怕有半年没住人了，耗子都不怕人哩！”小伙子皱着眉头，拿起炕上放着的一把破笤帚，用力朝耗子打了过去。两只耗子这才感到不妙，“吱”地一声，钻进洞里去了。

“哈……”老头儿满不在乎地说，“晓村，干咱们这行的，平日里以四海为家，钻草垛，睡野庙，什么罪没受过？有这么间房子住就不错哩。”

小伙子一边扫着桌子和炕上的尘土，一边说：“脏点儿破点儿没关系，我就怕臭虫，有几个臭虫咬，我一宿也睡不着觉。”

“你放心，眼下已经到九月了，臭虫早不活动哩。”

正说着，驼背老人扛着个荆条篮子，从门外走了进来。篮子里盛的饭菜：一盘炒豆角，一碗蒜汁拌茄泥，一碟豆瓣儿黄酱和一大把青鲜白嫩的大葱，五、六个金黄的棒子面窝窝头。老人把这些东西掏出来，摆在八仙桌上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山村小店，没甚好吃食，二位多包涵，凑合一下吧。”

老头儿爽朗地笑着说：“哈……，都是庄稼地里刨食的主，吃这玩艺儿比吃什么都顺口。老掌柜，买卖还兴隆吧？”

“唉，兴隆个屁呀。我这没儿没女的孤老头子，什么也干不了，只靠这祖上留下的几间房子，开个小店，凑合着混碗饭吃，哪里谈的上什么买卖。前几年，进山办货的客商还不少，我这小店经常客满，自打八国联军打进咱中国，义和拳和他们开了仗，我的小店就很少有人光顾了。兵荒马乱的，谁还敢进山做买卖。这不是，好几天了，才来了一位客人，加上您二位，总共三人。”

“老伯，那一个客人便把上房全占了么？”那小伙子还在嚼着上房。

“啥！”驼背老人叹了口气，哭丧着脸说，“哪儿呀，那位客人来这儿好几天了，一住下就把上房全包下了，不准我再接别人。”他压低了嗓子，小声又道，“那客人纯粹是我的祖宗，浑横不讲理，每天对我挑鼻子挑眼儿，稍不顺心就又打又骂，我一个孤老头子又不敢撵他走，只好整天赔笑脸忍着。这还不算，他住了好几天了，连吃带喝，一个大子也不给我。再这样下去，眼看我这鸡毛小店就关张哩。”

“他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这样霸道？”小伙子忍不住问。

“谁知他是干什么的，既不象买卖客商，又不象江湖好汉，我瞧着他象个独脚强盗，每天白天出去，夜里挺晚才回来，说不定是探什么风去，准备作案哩。”

驼背老人刚把话说完，忽听院子里传来一阵咚咚的脚步声。他急忙收住话头，吐了吐舌头，低声道：“那位活祖宗回来哩，我还得赶快去侍候他。您二位先用饭吧，有事请招呼一声。”

“驼子！驼子！你他妈的跑哪儿去了，爷爷回来哩！”上房传来几声喊叫。

“来啦！”驼背老汉赶紧答应一声，蹒跚着出了厢房。

老头儿和小伙子坐在桌前，开始吃饭。赶了一天路，这会儿，爷儿俩的肚子都早饿瘪了。老头儿拿起窝窝头，抓了一把大葱，蘸着黄酱，吃了一口，乐呵呵地说：“嘿，好香！”说着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。

工夫不大，二人便风卷残云一般，将饭菜打扫个干干净净。这时节，猛听得上房里传来一声粗鲁的喝骂：

“驼子，你给老子拿的这是什么鸡巴酒？”

驼背老人小声回答着：“这是小老儿自家酿的棒子酒。”

“妈的，又苦又辣。纯粹是马尿！”

“您老将就点儿吧！”

“操你娘，老子有的是钱，凭什么将就？快给我换好酒来！”

驼背老人在低声细语地说着好话。

“啪！”酒碗被摔碎：“咕咚！”有人被摔倒。接着

传来驼背老人颤抖的喊声：

“你怎么打人呢？”

“哈……，打你是轻的，大爷一高兴，把你这鸡毛小店烧个干净。”

听到这儿，厢房里的老头儿再也坐不住了，腾地站起身，对小伙子一摆手，说：“晓村，咱们瞧瞧去！”

爷儿俩出了厢房，踏上台阶，来到上房亮着灯光的窗前。老头儿用舌尖舔破窗户纸。单眼往里一看，只见屋中靠北墙的土炕上，放着一张小方桌，桌上杯盘狼藉，炕席上扔着一堆鸡骨头。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，站在地下，一脚蹬着炕沿，面朝里，背对着窗户，正抓着一条鸡大腿，连撕带咬地吞嚼着。驼背老人坐在炕沿下的砖地上，浑身抖成一团，正唠唠叨叨地数说着：“客爷，您老自从来到我这小店，每天要酒要肉，小老儿精心侍候，您稍不如意，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，小老儿从不敢有半句怨言，今儿格，我把家中那只报晓的公鸡都杀了，给您老下酒，可您老却嫌酒不好。您想，咱这山村野店，哪给您找上等好酒去？就是这半坛柿子酒，还是小老儿珍藏了一年多的呢。可您老还不体谅小老儿的难处，伸手就给我一个嘴巴，唉唉！天下哪有您这么不讲理的？您今儿格就是把我宰喽，我也没地方给您讨换好酒去！”

那大汉冷笑一声，骂道：“宰了你还不容易？如同捻死个臭虫。”

听到这儿，老头儿心中“腾”地窜起一股火苗子。他一生行侠仗义，扶危济困，最爱打抱不平，眼里从来搁不下这种蛮横霸道之人。他攥了攥拳头，真想马上蹿进屋去，给那



大汉点厉害瞧瞧。但他想：此时看不清那大汉的面目，不知他究竟是干什么的，不能轻举妄动，先劝劝他再说。他忍住心中怒火，压低了嗓音说道：

“屋里的朋友，咱们都是江湖上跑的人，应该懂点凡规矩。俗话说：‘与人方便对己方便’，您看看这老掌柜够可怜的了，咱何必再挤兑他呢？”

屋中的大汉愣了一下，随后，头也不回地骂道：“扯臊，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山鸡野狐狸，老子的事要你管？”

老头儿听那大汉出口不逊，顿时火冒三丈。他哈哈大笑三声，说道：“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既然碰见了，就不能袖手旁观！”

“哼，老子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个管法！”说着，那大汉噗地一声将灯吹灭，屋中和院子里顿时漆黑一团。紧接着，只听“咣当”一声，屋门被踢开，随即只见一簇黑影，捷如飞鸟，嗖地从屋中跳了出来。他脚尖点地，用“燕子三抄水”的功夫，纵到院中站稳，回身对站在窗前的老头儿和小伙子招了招手，冷笑两声，说道“来！来！来！大爷领教领教你的管法。”

老头儿一见那大汉的身法颇为灵捷，大吃一惊，暗道：看来此人并非庸手，大概是江湖道上的独脚飞贼，这种人武功高强，不是好对付的。他将手中的烟袋往腰中一别，正想过去和大汉动手，小伙子轻声说道：“师父，这样的小辈何劳您老动手，看弟子教训教训他。”

老头儿往后退了一步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好，晓村，你切不可疏忽大意，此人可能扎手。”

“知道了！”小伙子答应一声，在台阶上一跺脚，用了

一招“凤凰抖翎”，提气腾身，如同一只捕食鸽子，“嗖”地一声纵落在大汉面前。大汉不待小伙子站稳，抢先一步，用了一招“铁掌劈炉”，大巴掌挟着一股疾风，呼地朝小伙子面门打来。小伙子感到大汉的掌风沉重，便知他是铁砂掌的功夫，不敢硬接硬拿，只好撤步转身，让开对方的掌，而后侧起一腿，横踢大汉的右肋。大汉掌法一变，用“铁帚掸尘”，胳膊一屈，掌切小伙子的“环跳穴”，小伙子急忙收腿，往后跳出两步。大汉穷追不舍，掌变“青龙出水”，直戳小伙子前胸。小伙子伸手缠裹，用武当派独特的“大擒拿手”，破开大汉的剑掌，随之跨步横拳，用“铁錘砸”撞打大汉右胸。大汉见来势凶猛，急忙往外一跳，闪了开去。

二人一来一往，眨眼间走了几个回合。蹲在台阶上的老头儿，此时已经看出了一些门道。他见那大汉用的是少林派五虎拳的拳法，但又和其它的五虎拳法不大相同。手法硬，变化多，又凶又狠。他心中纳闷：怎么这大汉使的拳法特别眼熟呢？他脑子里来回翻腾着，将自己所认识的练五虎拳的高手挨个回忆一遍，怎么也想不起此人是谁来。他瞪大一双锐眼，仔细观看那人的长相，无奈，院中黑如墨染，大汉又如同一只发了疯的恶虎，连蹲带蹦，快如闪电，就是看不清大汉的面容。

此时，小伙子已和大汉连走了三十几个照面，渐渐的，小伙子便处于下风了。那大汉的功夫确实精湛出奇，拳掌神出鬼没，变化无穷，且每一发招便用尽浑身力气，恨不得一拳把小伙子打得粉碎。小伙子开始用武当派“九宫十八连环腿”来迎战，拳掌从不敢接对方的手，只是用“妖魔闪身”来回避对方的硬打，而后用“七寸腿”、“门横腿”、“架

梁腿”、“穿心腿”、“碾子腿”、“蝎子甩尾”、“白马撩蹄”、“金鸡翘爪”、“白鹤蹬枝”等各种腿法，朝大汉的身上乱踢。不料，那大汉似乎对武当派“九宫十八连环腿”很熟悉，用“三十六破腿法”，将小伙子使的招法，全都轻而易举化开破掉了，使小伙子丝毫占不了便宜。小伙子见长时间不能得手，心中急躁起来，将拳法换成“九宫龙行旋风掌”，双腿闪电般疾转，两只铁掌旋风般裹进。那大汉果然是个武林老手，不管你怎么变化，他不急不躁，仍用五虎拳的各种手法，轻描淡写地化开了小伙子的攻势。

俗话说：神导意动，意引气行，气催力发。神意一乱，气便不稳，力必不整。小伙子心里一着急，连使杀手，时间一长，便觉气浮心躁，步法渐渐有些散乱，张着大嘴呼哧呼哧地拉开了风箱，脸上也淌下豆粒儿般的汗珠儿来。那大汉一见，精神顿时一振，双拳抡得风车一般，连珠箭似地疾打。猛然，那大汉用了一招“猛虎钻洞”，铁拳直抖。小伙子伸手一叼大汉的腕子，想用“金丝捆兽”，将大汉拿倒。可是，那大汉极为刁滑，不夺不抢，往里跨进一步，顺着小伙子捆的方向，把臂一顺，身子一拧，“嘿”地大吼一声，一招“霸王卸甲”，将小伙子摔了出去。他双手将腰一插，哈哈狂笑几声，讥讽道：

“小辈，就你这三角毛四门斗的功夫，摆地卖艺还能换个铜子花，也敢跟你家大爷动手过招，真他娘的不自量力！哈……”

小伙子一个“乌龙搅柱”拧身跳起，挥拳还要和大汉相扑，那老头儿在一旁咳嗽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晓村，你先歇一会儿，我来接他两手。”

小伙子听了，脸面涨红，只好往旁一闪，站在一边。

老头儿站起身来，稳稳当当下台了台阶，来到大汉面前。此时，他的心中极不平静。晓村这孩子，自幼跟自己学艺，功夫下得狠，自己教得勤，武当派的拳法和器械，全能使得出神入化，平日里自己最喜爱这个弟子，有心将来叫他做掌门人。没想到今夜，晓村竟然败在这个不知名姓和来历的大汉手里，自己脸上也挂不住，只觉得如同火烤烟燎一般，满脸发烧。他稳了稳神，暗想：如果我要再败在大汉的手下，这跟头可就栽大了。这大汉的功夫实在不错，倘若他是个侠义之人，我即便叫他斗败，也要和他交个朋友。不过，自己此时还得尽力和他相斗，挫一挫他的锐气，不能叫他小看。老头儿把双拳一抱，对大汉说道：“好汉，请发招！”

大汉冷笑一声，也不答话，双掌用“暴虎归山”，朝老头儿胸前猛搓。老头儿不慌不忙，也伸双手往里一挂，随之双掌也用“暴虎归山”，来搓大汉前胸。大汉急忙吸胸瘪肚，双手往外一绕，用“老君托锅”，来挑老头儿的双肘关节，老头儿欺身跨步，两臂梢节一缩，两掌立起，亦用“老君托锅”推打大汉下巴，大汉急忙用“牯牛摆头”把头一甩，侧身抖膀，用“金狮抖毛”靠打过来，老头儿也将双手一掸，侧身进靠，用“金狮抖毛”和对手相撞。二人将招法全都发出，只听“咚”地一声，各自倒退了十几步。大汉只觉得如同撞上了擎天铁柱一般，膀子酸痛难耐，不由得脱口呀了一声，老头儿也觉得那大汉的膀子象块岩石，碰得他咬了咬牙，才没叫出口。

此时，那大汉心中发起慌来，暗想：真他娘的怪事，我这五虎拳，乃是我根据少林派的拳法精研独创，别人谁也不

会。怎么这瘦老头儿使的招法却出自我本门，和我的丝毫不差呢？另外，这老头儿真是怪得出奇，我使什么招儿，他也使什么招儿，居然能相克相生，将我的手法破开。我自从踏入武门，一辈子和无数高手相较，可从没见过这种打法，看来，这老头儿比那年轻的功夫强之千倍，我得多加小心，不然，很可能叫他打败。

其实，老头儿并不精通大汉的拳法，只是方才看了一会儿，略知道这五虎拳的一些门道。动手前，他想：如果用本门拳法，恐难取胜，因为，自己的徒弟方才和大汉动手时，他见大汉很熟悉武当派拳法的特点，所以，他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招，用拳法中相生相克的道理，大汉使什么，他也使什么。本来，他对这种打法也从没用过，心中没有把握，没想到居然一举奏效。经过这两三个回合的试探，不但自己心中有了底，而且将那大汉弄糊涂了。此时，老头儿已经看出，刚才那双牛抵角般地一撞，把大汉撞得有些胆怯了。他决定乘机再激一激他，就呵呵笑了两声，说道：

“朋友，把你那看家的玩艺使出来，叫老朽见识见识。”

大汉愣了一会儿，猛地双脚一躁，纵身扑了过来。双拳一晃，抬脚猛踢，老头儿不闪不退，也晃拳捷膝，伸腿箭弹。这就是武林中常见的破腿法，叫作你踢我也踢。大汉一见老头儿又使出刚才的那种方法，骂道：“老家伙，你是什么人，为何使我家拳法？”

老头儿哈哈笑道：“你这人口气太大了，中华武术只分少林、武当，内外两家，那一套是你家的？”

“噢，闹了半天你是跟我学着打，成心糊弄我呀？”大

汉一生气，把牙一咬，立即施展浑身解数，和老头儿斗了起来，他想：你不是跟我学么？我不使一家拳法，给你来个杂拌，茄子熬冬瓜，乱来一气，看你还怎么跟我学。他出手用五虎拳中的“五虎争食”，双爪一上一下，抓了过来，老头儿亦用此手法来对付，大汉猛地双爪一缩，变翻子拳的“金鸡啄米”，老头儿好象故意和他开玩笑，也使“金鸡啄米”，大汉又变螳螂门的“螳螂捕蝉”，老头儿亦用“螳螂捕蝉”。工夫不大，大汉便使出了华拳、截脚、弥祖、劈挂、六合……等十几个门派的拳法，都被老头儿用同样的手法破掉。这下可把大汉气坏了，两眼瞪得象两只小灯笼，嗷嗷直叫地猛扑猛打。

老头儿心中暗想，这种打法虽然可以，但只能破手，不能还击。再这样打下去，时间一长，恐怕我的体力不行，不如干脆只用自家武当派的神技，尽快地给对手点厉害尝尝。想到此，他故意将身子滴溜一转，把后背让给大汉，大汉一见有机可乘，急忙用“饿虎扑羊”，双手快如闪电般地抓住老头儿的肩膀，老头儿凭感觉知道对手已经上当，双肩往下一沉，反臂叼拿大汉的虎腕，接着拧腰抖胯，一个“仙人脱衣”，将大汉摔出五、六尺远。

大汉骨碌碌打了一个滚儿，躬身跳起，回身又扑过来。老头儿转步用“叶底藏花”，一掌又将大汉推了个跟头。俗话说：一手失利，手手失利。此话果然不假，大汉连着摔了几个跟头，不由得心慌意乱，头昏眼花，摇摇晃晃的心虚胆颤，不敢再进手了。猛地，他把牙一咬，说道：“老家伙，大爷不是你的对手，这地方叫你占了，咱们改日见！”说罢掉头就跑。

老头儿并不追赶，回身刚要和自己的徒弟说话，猛地觉

得背后扑来一股疾风，不必回身，便知暗器到了。急忙把腰一伏，“哧”地一声，一道白光擦着他的后脑勺飞了过去。还不待他缓过神来，对手的暗器连珠弹般发了过来。老头儿急用自己苦练的接镖法，伸二指叭叭叭将暗器击落，最后一道白光扑到面前时，他顺手一抄，将暗器接在手中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枚寒光夺目的毒龙钉。这枚毒龙钉和别的毒龙钉有所不同，一条半尺多长的棱形钢钉上，刻着三条翘尾青龙，中间是空的，里面喂有剧毒仙鹤丹顶红。打这种暗器时，先用手指将钉尾的子母珠一按，再将钢钉甩出，毒龙钉钻进人体，毒液便从龙嘴中喷出，使人当时倒地，两个时辰之内，定毒浸血肉，气绝身亡。老头儿一见这毒龙钉，心中一动，又惊又喜，不由得脱口喊道：

“呀！童贤弟，原来是你！”

那大汉见自己的几枚毒龙钉全被打落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无心恋战，正扭身欲逃，听到喊声，停住脚步，回头细看，只见那老头儿手托毒龙钉，走上前来，呵呵笑道：“家亮兄弟，咱们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哩。”

童家亮疑惑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贺望春呀！”

童家亮揉了揉眼睛，定神仔细看了看，见那和他打斗了半天的瘦老头儿，果然是自己的好友，去年曾在京师和八国联军血战的义和拳首领，威震京畿的大师兄贺望春；那小伙子是贺望春的高足弟子罗五更。他愣了一下，这才猛扑上前，抓住贺望春的双手，哈哈笑着说道：“大师兄，果真是你呀，怪不得武功如此精湛。哈……”

故友重逢，这场恶斗凶杀，瞬间烟消云散。





（一）  
（二）  
（三）  
（四）  
（五）  
（六）  
（七）  
（八）  
（九）  
（十）  
（十一）  
（十二）  
（十三）  
（十四）  
（十五）  
（十六）  
（十七）  
（十八）  
（十九）  
（二十）  
（二十一）  
（二十二）  
（二十三）  
（二十四）  
（二十五）  
（二十六）  
（二十七）  
（二十八）  
（二十九）  
（三十）  
（三十一）  
（三十二）  
（三十三）  
（三十四）  
（三十五）  
（三十六）  
（三十七）  
（三十八）  
（三十九）  
（四十）  
（四十一）  
（四十二）  
（四十三）  
（四十四）  
（四十五）  
（四十六）  
（四十七）  
（四十八）  
（四十九）  
（五十）  
（五十一）  
（五十二）  
（五十三）  
（五十四）  
（五十五）  
（五十六）  
（五十七）  
（五十八）  
（五十九）  
（六十）  
（六十一）  
（六十二）  
（六十三）  
（六十四）  
（六十五）  
（六十六）  
（六十七）  
（六十八）  
（六十九）  
（七十）  
（七十一）  
（七十二）  
（七十三）  
（七十四）  
（七十五）  
（七十六）  
（七十七）  
（七十八）  
（七十九）  
（八十）  
（八十一）  
（八十二）  
（八十三）  
（八十四）  
（八十五）  
（八十六）  
（八十七）  
（八十八）  
（八十九）  
（九十）  
（九十一）  
（九十二）  
（九十三）  
（九十四）  
（九十五）  
（九十六）  
（九十七）  
（九十八）  
（九十九）  
（一百）